

大桥 不老的岁月 不老的恋歌

一个以“长江大桥”为主题的当代艺术展目前正在南京的艺术事后素现代美术馆展出。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12位当代艺术家,运用绘画、摄影、装置、Video等多种艺术形式对南京长江大桥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表现。沉寂已久的南京长江大桥终于再次“屹立”在了公众面前。

大桥在艺术上的沉寂差不多有20年了,20多年前,特别是大桥刚建成的数十年间,它一直是艺术家,特别是南京艺术家的宠儿,这座闪亮耀眼的钢铁巨龙,集政治、经济、精神、民族情感等诸多符号于一身,从建成第一天起就成为了南京的标志性建筑,并且当仁不让强势介入了南京和南京人的生活:大桥牌自行车、印制有大桥形象的长江大桥牌香烟、大桥饭店……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桥身上的光环渐渐褪色,它的名片地位,渐渐让位给了东山再起的中山陵和夫子庙。这个昔日鲜活的神话正在淡出历史,靠近历史……

为什么是长江大桥

在南京办美展,主题选择长江大桥绝对是个好点子,因为长江大桥对于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它身边的南京人来说,有着太丰富的意义。它是一座伟大的桥,同时也是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寄托。此次美展的策展人、著名诗人朱朱表示,南京长江大桥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人一个非常特殊的集体记忆。它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符号。它是一个政治符号,它建成于一个特殊的年代,就必然带上了那个时代的



策展人:
青年诗人朱朱

一座桥梁 两种表达



曹原铭的作品:水墨拓印大桥栏杆上的浮雕图案

1972年的某一天,在江苏省国画院所属的五七干校,钱松■、魏紫熙、尚君砺、徐■等知名画家正在为一幅画忙碌着。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场景,因为五七干校不是画画的地方,画家们在那里主要任务是参加生产劳动,接受思想改造,但是那一天,或者说那几天,画家们却拿起了画笔。“桥身由我执笔,房屋水纹和背景是钱老执笔,舟船和其他细部是尚君砺起稿,钱、尚、徐落墨。当时合作十分融洽,至今仍念念不忘。”二十多年后,魏紫熙在这幅集体创作的画上补写了这样一段话。

集体创作是那个特殊年代一种很平常的创作方式,可是在五七干校,就显得有点不平常,事实也是如此,原来他们是奉命行事,完成这幅画是一件政治任务。虽然是政治任务,但是在魏紫熙的题记里,

我们看不出丝毫的强迫意味,反而可以读出某种程度的满足和惬意。这幅画的名字是《南京长江大桥》。以南京长江大桥为主题作画,在当时可是一种时尚。1968年12月,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其意义和两弹试爆、东方红卫星回收成功不相上下,都是大长中国人志气的惊人之举。所以,把大桥“搬”进画里就差不多成了每一个画家的心愿,对于以反映时代、讴歌时代为己任的新中国画画家们来说,这是很自然也是很光荣的事情,不是每一个画家都能得尝所愿,光是交通的原因,就足以使很多人望而却步。而南京的画家要幸运得多,他们是近水楼台。刘海粟、冯建亲、苏天赐、朱士杰等著名画家都曾涉足这一题材。

还是1972年,还是在中国,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有的刚

刚出生,有的在幼儿园玩耍,再大一点的则是刚刚进了小学校门,他们互不相识,相安无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35年后的某一天,因为某种机缘聚集在一起。2007年5月26日,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已经长大成人的12位艺术家,带着他们的作品在南京聚会,举办一个以“长江大桥”为主题的当代艺术展。和钱松■、魏紫熙们一样,他们的表现对象也是南京长江大桥,但除此之外,他们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前辈画家的作品写实、明朗,其对大桥以及大桥背后的建设者的赞叹、讴歌一望而知。而由青年诗人朱朱策划的这次展览要复杂得多,首先是表现形式丰富,有绘画、摄影、装置、Video等多种艺术形式;再者,艺术家们所表达的观念和前辈已经南辕北辙。刘大鸿巧妙地将对大桥描绘成一行步枪的形状,在准确地把握住了大桥所象征的英雄主义特质的同时,也对这种特质进行了解构与剖析;陈辉的油画《旅游团》,以三个现身于桥头堡的旅游团成员——正在拍摄的游客、挥舞旗帜的导游和向后招手游客,与庄严的群雕相对应,在这种“偷换”之中,我们彻底地感受到,大桥已然成为一处旅游地,一座商业化的游乐场;孙建春、胡正东则利用了最新的软件技术,将大桥置于超清晰的放大镜头下,使我们发现大桥周身都写满了历史与现实的细节,历史与现实在一个画面的共存,使我们在一瞬间感受到了大桥的前生今世。

好的作品自己会说话



来自美国的参观者梅丹理

在众多的参观者中,个子超过一米九零的梅丹理显得鹤立鸡群。这位来自美国西雅图的诗人、汉学家对南京长江大桥并不陌生。他说这个展览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上个世纪60年代,他的哥哥是派驻尼泊尔的和平队队员,可以接触到中国的英文画报。他哥哥把画报寄回美国,他在画报上认识了长江大桥。谈到对美展的看法,他说类似的展览美国也有,但是相比之下,他感觉中国的艺术家要严肃得多,“他们追求的不是纯粹的视觉游戏,我在他们创造的形象背后能看到他们的思想烙印。”梅丹理表示,南京长江大桥让他想到了纽约的布鲁

克林大桥。对曾经聚集在布鲁克林的美国艺术家来说,这座桥有着特殊的意味,它代表着一种情调,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隐隐约约的怀旧感,惠特曼、克兰、金斯博格等著名诗人都曾经写过这座桥。但是这座桥,与南京长江大桥不可同日而语,梅丹理认为,南京长江大桥代表了一个时代。好的艺术作品不需要艺术家多作解释,它自然会开口说话。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听见”,或者说能“听懂”的。艺术事后素现代美术馆馆长海波表示,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之交出生的一代人,以及他们的父母一辈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没有问题,因为长江大桥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了解它,就像他们了解自己一样没有问题。年龄小一点的,比如说80后出生的一代,理论上说会有障碍,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某些东西已经结束了,但是在现在的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如果他对当代艺术有兴趣的话,他自己会去主动了解。海波表示,现在了解当代艺术的途径很多,书、杂志、网络,只要有兴趣,了解当代艺术不是难事。参观者中也有家长带着孩子来的,他们指着作品告诉对绘画有兴趣的孩子,绘画远不是画得像那么简单。海波说,这对当代艺术是个很好的启蒙和普及。

我又看到大桥了

■记者手记

1986年夏天,南京的一些青年艺术家在玄武湖举办了“晒太阳”艺术活动。这是南京当代艺术的滥觞。因为我是其中一些画家的朋友,作为观众,我有幸参加了那次眼花缭乱的活动。21年后,当我置身于“长江大桥”当代艺术展的时候,身份变成了记者。记者,自然目光和判断都得客观些,那确实是一些具备当代意义的作品,并且对他们的某些观念感到认同,但这不是我最大的感受。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又看到大桥了。正像策展人朱朱说的那样,大桥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它也是我的记忆。我已经好久没见长江大桥了,也好久没想到它,但是当我在展览厅一下子看见那么多的“大桥”时,我还是被感动了。我想起了我们家在大桥前的一张黑白全家福,想起了自己猫着腰在大桥上数着那些浮雕的情景,我甚至感到了一些热度——大桥上是没有树的,每一个有点岁数的南京人对大桥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记忆。它曾经那么辉煌,可以说是光芒四射……如今却很少想起它来,它确实老了,它像一个过气明星那样低调,低调得让人觉得伤感。这是一种不无激进的展览,但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种浓郁的怀旧之情。

“大桥,你好。”我在心里对它说,我没法作出其他表示,因为对它衰落的命运我感到无能为力。 快报记者 倪宁宇



大桥建成通车时的欢庆场面(任发德摄于1968年)

与大桥相关的经典记忆

张大桥:试通车那天 我出生了

“这个名字简单、亲切,很容易让人想起那段特殊的年代,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响亮的名片!”昨天下午,张大桥谈起自己的名字,感慨万千,“大桥跟我父母、爱人、孩子,甚至现在的合作伙伴,都有密切的关系!”

出生当天大桥试通车

1968年9月17日,在南京,一个可爱逗人的男孩呱呱落地。

这一天,太平平常了!这一天,南京长江大桥试通车,全南京的市民都沸腾了,他们纷纷涌向新建成的张大桥,看了又看,舍不得走。年轻的妈妈躺在床上无法出门,她听着广播中激昂的播报,细细体会着这双重的惊喜。

孩子的父亲正在考虑着儿子的名字。其实,很多备用的名字早已在这对夫妇心里筛选了几十遍几百遍,但就在孩子出生的这天,听着广播中传来的激昂的音乐声,父亲突然改变了主意。“大桥”两个字在脑海中中跳了出来。

这个名字直接明了,不仅朗朗上口,更具有极大的纪念意义。当父亲将这个想

法说出来后,母亲一口赞同。他们都希望,儿子能跟长江大桥一样坚强。

“大桥”就是名片

“大桥!大桥!”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大桥渐渐明白了自己名字的含义。“开始没觉得什么,就觉得好记,简单!”张大桥说,这个名字喊起来顺口,他从小就很喜欢。等到长大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同事和领导有事没事都爱“大桥、大桥”地喊他,他也清脆响亮地答应着。“这个名字无形之中拉近了距离”。如今,他已经坐上了公司高层领导的位置,同事还是喊他“大桥”,他还是那样答应着,“唉!”“有大桥”沟通,我们没有疏远。

“从小到大大再到中年,都是‘大桥’,一点都没有老的感觉!”张大桥说,不仅如此,他还渐渐发现,这个名字有太多的好处。首先,他爸爸是苏北人,妈妈是苏南人,之间隔着一条长江,但两人却都在南京结婚生子,岂不是大桥联通了19人的姻缘?其次,当他和太太谈恋爱时,因为两人都不认识,原本没有意向的太太就是因为对名字感

到好奇,才答应见一面。就是这一面,让他们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再次,张大桥是一家医药企业的高管,分管市场工作的他,简直就是患者和医院之间的一座桥梁。此外,他经常出差谈生意,根本不用介绍,大家很容易就能想到他的年龄,他的南京人的身份,简直是一张无形的名片,生意也好做了很多!”

儿子小名叫“二桥”

正是因为这种特有的大桥情结,所以,2001年,当儿子出生时,张大桥毫不犹豫地把儿子起了个名字:二桥。因为,2001年3月份,南京长江二桥正式通车,张大桥希望以此作为纪念。但后来,因为考虑到作为正式名字使用不太顺口,就把这个“二桥”当成了小名。

“在家里,儿子直呼我为‘大桥’,我也直接喊他‘二桥’!”张大桥说,像父母对他的期望一样,他也希望儿子能够健康康康,结结实实,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同时,张大桥也希望儿子能成一座“桥梁”,无论多大的困难摆在面前,都能像桥梁一样“架南南北”,顺利地化解困难。

快报记者 田雷雪

大桥牌自行车:渐行渐远的车轮

雨花西路137号曾是原南京自行车总厂。不过,南京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地并不是这里。1970年10月,秦淮区政府在西止马营48号南京轻工机械修配厂组建了自行车厂筹备处,叫“自行车会战办公室”。当时100多名工人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机修工人,和自行车修理推手。

1973年6月,南京自行车厂正式成立。“最早生产的73型二八轻便车,主要学的是上海凤凰牌,后来又生产了载重型车。只

有一些简单的模具、冲压机器,焊接、油漆、包装都是靠手工……”工人杨师傅回忆说。

生产出的第一批大桥牌自行车,由50多位工友一路骑到南京市政府报喜,老工人回忆,那股骄傲和自豪的劲头,至今令人无法忘怀。

“大桥”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一炮打响,面市以后供不应求。“普通市民最喜欢大桥牌,不过也很难买到,要凭票。”市民李国华说,他托了三层关系,才拿到一

张购车票。大桥车的紧俏让自行车厂的工人们相当“有面子”,年轻小伙子是姑娘们找对象的的首选。

1988年全厂的整车年产量达到了35万辆,这也是南京自行车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大桥大桥,一路直播。”老南京人对他们曾经很爱护的大桥牌自行车,评价却不怎么高。质量的不可靠以及体制等问题,导致产品在开放的市场上缺乏竞争力。1993年该厂全面停产。

现代快报 2005年12月12日报道

明年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40周年。快报即日起征集相关的故事线索、图片影像资料、歌曲民谣等。联系方式:电话 96060、电子邮件 njmngqiu@126.com

(本版摄影、翻拍:快报记者 泱波 见习记者 唐伟超)

“长江大桥”:南京第一支甲级烟

“长江大桥”牌香烟可谓“因大桥而生”,既是为了庆祝长江大桥诞生,也借了长江大桥的名气,并且与南京长江大桥一起,影响了几代南京人的生活。

手工挑出最好的烟叶

“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为了表示庆祝,需要生产一种香烟,我们烟厂也希望借大桥的名气,于是申请注册了‘长江大桥’牌,很快就得到批复并投入生产!”葛金宝老人今年82岁,“长江大桥”准备投产时,他是南京卷烟厂的生产科长。

“投产的时候,整个厂里都轰轰烈烈的,领导、其他车间的工人,只要有空,都要过来看一看。这可是厂里生产的第一个甲级烟!”葛老说,当时,南京、徐州、淮阴等江苏的三家烟厂全部都没有“资格”生产甲级烟。“长江大桥”属于“甲2”级烟。

“听说要生产‘长江大桥’烟,工人们一大早就到厂里把机器擦得锃光锃亮的!全厂人都跑去看!”南京卷烟厂统计师王文琳1979年进厂,因为母亲在厂里工作,她从小就爱到厂里玩,对于当时热火朝天的情景记忆犹新。

“从120斤烟叶里面,把最好的烟叶挑出来,做长江大桥香烟。大概只能挑出来20%左右。”葛老说,从选烟叶、去烟叶的梗,都是工人们手工一片一片选出来的,香料也是用手工喷雾,一边喷,一边翻烟叶,然后才到卷烟、包装。

抽“大桥”是身份的象征

“那时发烟票,要按户口簿领取。”葛老说,当时,由于生产量较少,南京户口的居民每户每年只有两包“大桥”烟的烟票,连烟厂的工人也要凭票才能购买。从1969年开始生产,到1970年,“长江大桥”牌全年只生产了13.4万箱,每箱为500条,红、绿两种不同的包装。整个1970年代,生产量都很少,也一直都是定量供应。

“刚开始,‘长江大桥’香烟的价格是4毛6,南京牌是3毛1,雪峰则是3毛3。普通老百姓根本抽不起‘长江大桥’,当时普3毛5可以买到一斤肉!”葛老说。

1974年,南京卷烟厂试产“长江大桥”滤嘴香烟,是国内最早生产的滤嘴香烟之一,让不少南京人再次尝了鲜。后来还生产过50支装的听装“长江大桥”香烟,生产量更小。”那时候,抽大桥烟已经是很厉害了,如果有听装的,更不得了!”

2003年“落幕”

在南京卷烟厂的展览室内,记者找到了几种不同包装的“长江大桥”牌香烟的烟标,一开始生产的是红绿两种包装的竖包烟,后来,还有横包装的、金色包装的和听装的,南京卷烟厂生产管理处副处长孙存山说,这些还不全。

1985年,厂里引进了进



口设备,包装效率高了很多,采用横条包装,年产量一下子增长到了1068万箱。到了1989年,达到了生产的顶峰,年产33181.6箱软条和893.4箱硬条包装的“长江大桥”牌香烟。

在随后的几年里,因为历史的原因,南京卷烟厂的生产陷入低潮。“长江大桥”牌香烟的生产也大幅度萎缩,直至一度不再生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长江大桥’牌已是小规模生产了,并且在江阴‘包销’,给人们印象,所指的就是江阴长江大桥了。”孙存山说。

快报记者 陈刚

环亚西文 -- 企业人才的成功捷径

环亚西文现代英语南京琅文培训学校是南京首家高端英语培训机构,2002年率先进入南京,开创了高端英语课程,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指定英语培训机构;2006年,环亚西文外教队伍壮大到40余人,团训企业达40多家,南京学员超5000人。目前根据企业的需求不同,环亚西文课程主要分

为以下三种课程:环亚西文标准课程、企业定制课程、企业VIP课程。环亚西文现代英语标准课程是指在南京琅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所属的南京琅文学校注册学习,采用环亚西文特有的“三维学习法”进行相应级别的课程学习。

企业定制课程是指针对不同企业独特的培训需求,我们的企业培训师顾问提出相对应的培训方案(课程设计),

为企业提供上门培训或企业可以到环亚西文教学点进行内训。企业VIP课程是指面向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英语培训需求,企业培训师制定个性化的一对一课程设计,为企业的高管提供量身定做的培训服务。详情咨询:84721008 地址:新街口中山东路国贸中心18楼(大众书局楼上、地铁8号出口)



孙建春、胡正东利用最新的软件技术,将大桥置于超清晰的放大镜头下,使我们发现大桥周身都写满了历史与现实的细节